商界支持特殊教育需要孩子

思旋天地 思旋

早前有機構指出，教育局文件雖列明教育心理學家需每年駐特殊教育需要學校一百四十天，但以現行一比七的教育心理學家與學校比例，每名心理學家平均每學年只在一所學校逗留約二十天，而且工作繁重，處理其他如介入服務或預防性工作的時間則所餘無幾。其實，自一九九七年至今，香港推行融合教育政策已近二十年，然而對SEN學生的支援仍然不足，當中涉及多種因素。

去年，亞洲兒童教育協會主席梁思韻小姐聯同三間特殊學校校長，才俊學校校長李啟光先生、路德會救主學校校長彭章球先生，以及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啟愛學校校長潘國輝先生發起了「青雲計劃」，旨在透過讓特殊學習需要學生(SEN)到各個不同企業實習，使學生獲取更多機會與普通人溝通接觸，令普羅大眾明白SEN學生的工作能力其實與普通人一樣，從而共同創造一個零歧視及共融社會。過去一年，「青雲計劃」活動得到社會各界的鼎力支持及協助，例如吉野家、前海管理局等等，安排實習、參觀予SEN學生，讓他們一展眼界。首屆青雲計劃嘉許禮將於本星期六舉行，請來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蕭偉強先生JP主禮活動，答謝一眾商界人士的支持，以及嘉許積極參與活動的學生。

世界各地也有針對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政策，除教育方面，也有關於保障他們的就業情況，希望未來政府可借鏡他國，有更多政策出台幫助SEN學生，助提升香港對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生的重視，推動融合教育，促進社會多元化，為香港帶來正能量！

膾炙人口

隨想國 興國

《孟子．盡心下》有不少名句，比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又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兩個句子，都很膾炙人口。而膾炙人口的成語，卻又是出自此書此章：「曾哲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問名叫羊棗的野果好吃，還是膾炙好吃，答案不用孟子來說，現代人都知道當然是膾炙好吃，因為膾就是生魚片，炙就是烤肉，只要看看日本料理店和專賣魚生的店，以及韓式烤肉店開了一間又一間，就可想而知了。不過，孟子說的道理是，羊棗這種野果只是曾哲的個人喜好，不像膾和炙是大眾的喜好，所以，當然是後者好吃了。

炙肉，歷代都流行，但膾的生魚片到宋代就漸少人吃食，原因是為什麼？據陳舜臣的考據，有人認為宋代的煤炭使用，非常普及，因此吃炙的人多了，吃生的就少了。不過，陳舜臣認為不對，應該是鼠疫和霍亂造成瘟疫的大流行，才是令宋代開始減少食膾的主因。事實上，我們現在也很少吃中國的膾了，連廣東人過年時最喜愛的意頭菜「撈起」也不吃了，因為河川的污染太厲害了。我們現在吃的生魚片，都是來自日本的。

所以膾與炙現在雖然還是膾炙人口，人人稱讚，但幾乎都是舶來品了。因為魚生不是來自日本，就是挪威加拿大；而炙的方式，除了自己到海邊和山上烤肉還有點中國風味之外，到餐館吃的，舶來之地多數是韓國。

也就難怪，最近最膾炙人口的連續劇，都來自韓日了。

壽星公跑堂

琴台客聚 伍呆呆

我的父親在年紀大了之後比年輕的時候更不愛出門。

從開始流行過父親節開始，父親也多次拒絕我們帶他外出旅遊過節的提議。

對於生日這件事本來父親不太在意，但禁不住親友的游說，耳根極軟的父親決定在家裡擺酒慶祝他六十五歲的生日。

這是我這個「遊牧民族」第一次在鄉下為父親做壽。

父親的生日是農曆的五月，也就是陽曆的六月底，這段時間是南方最熱的時候，加上又是雨後初晴，日頭極是毒辣。

壽宴定在中午，一大早就開始有客人零零散散地到來。父親請了鎮上有名的喜宴班子，一共有五個廚師，擅長做各種傳統的宴席。所以，一開始我就以為到開飯的時候我們一家人只要坐下來吃吃飯、敬敬酒便罷，於是有些期待。

到了中午，客人已經整整齊齊地坐了十桌，比預算的多了三四桌。一問父親，才說是鄉下不興請客，親朋好友到了這天會自己上門祝壽，到的客人愈多，壽星的面子愈大。

壽星的面子是大了，可父親家的客廳不大，又在院子裡擺了幾桌。我被父親分配做「收銀員」，坐在廳門口拿着本子記賬，來的客人送的紅包都寫上名字和數額一一做登記，以便將來還情，父親、弟弟和幾個親戚都在招呼客人。

好一陣忙亂的收款、登記過後，我緩過神來才發現十桌客人都已經開始大吃大喝了，壽星公父親卻還在跑前跑後地給大家上菜，這桌轉轉那桌看看有無缺漏，客人們都吃喝得心安理得。當然也沒有人關心我這飢腸轆轆的「收銀員」是否餓了，是否需要吃飯。

客人們吃完飯陸續地散去，主人和廚師才坐下來吃客人們吃剩的菜。看着滿桌的殘湯剩羹，我胃口全無。累得七葷八素的父親說鄉下的習俗如此，一邊吃着剩菜喝着剩湯一邊向我解釋，客人吃好了，主人才有面子。敢情在鄉下做壽，壽星公就是為了一群不請自來的客人吃飽喝好。

壽星公成了跑堂的，究其根底，還是面子主義在作怪。

其實父親的面子主義早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已經顯露端倪了。

父親對母親並沒有多深厚的愛情，母親在拋下我們離家出走多年甚至再婚有了孩子之後，礙於面子，父親才到法院申請辦理了離婚手續。

愛面子的父親憑着自己的一份工資養活着我們姐弟幾人，所幸那個年代父親所在的單位工資比一般單位工人的收入高出數倍，供我們姐弟上學讀書沒有一點問題，這讓他在以後的幾十年裡一直引以為豪。

和天下多數的父母親一樣，父親最愛在外人面前顯擺孩子的成績單，但凡我們考試分數高的試卷，父親總是拿出來貼在家裡客廳的牆壁上，以便別人一進門就能看見。尤其是我每次在學校得了高分的作文，總是被父親從作文本上撕下來，貼在牆壁的顯眼處。最令我無地自容的是某一年我因為數學考試不及格，離家出走後回去寫的檢討書，也被父親認為內容寫得好而貼在了牆壁的顯眼處……

在父親的眼裡，他為孩子們計劃的一切都是最好的，若是違背了他的哪怕一點點的意願，便是辜負了他多年來獨自養育我們的恩情，他在親戚朋友面前便沒有面子。於是，很多年來，我們便背負着這份沉重的恩情，為了父親的面子，違了他在眾人面前一貫的「面子」艱難地活着。

曾經有過「改造」父親的一廂情願，日復一日，這份奢望也已經淡了，他老人家的面子依然在我們的呵護下繼續維持。唯有改變自己，只剩下在父親節這天對他說聲「節日快樂」，在他大壽的時候說聲「生日快樂」。

因為，無論父親能否改變，從理論上來說，我們還會活很久，能夠改變的唯有我們自己。否則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只剩下面子了。

百家廊 悟空

民族文化成活化石？

去年，和台灣藝術設計專業的謝老師一起參觀台北故宮博物院。欣賞完一樓重要位置的「銀璨黔彩——貴州少數民族服飾特展」，我們繼續上二樓參觀。二樓展廳中，參觀者一樣摩肩接踵，古代中國精美的玉器和飾物令人駐足流連，驚歎中，我不僅疑惑，為何當下貴州少數民族的飾物和古代中國飾物如出一轍？那些流蘇上垂掛的魚圖騰，簡直是照着同一個模子做出來的，可它們分明隔了上千年。

「因為離媽媽最遠的那個孩子保留媽媽的東西最完整。而離得最近的，因為要諂媚討好宮廷，會取巧變化。變化到後來，尤其吸收和交融了其他文化，比如漢唐，就會不一樣了。」謝老師回答。

我豁然開朗，離得遠的孩子，懷有鄉情，是會如此固執地珍惜、珍守的。可是，這「離得遠」的孩子，不僅在空間上，有着政治中心的「朝」和流落民間的「野」之遠；還隔了好幾千年的時間，在歷史歲月中演變成了南蠻的「苗」，是籠統的「華夏民族」的一分子。若不是恰好在故宮博物院的展廳中「相遇」這樣的展覽，樓下是眼下依然使用的民族服飾，樓上是出土的遠古器物，這一番學習，是引發不出來的。

謝老師的用詞也非常有意思，離得遠的，思鄉情切，會自認為是「孩子」；離得近的，有着戰戰兢兢的尊卑距離，與孩子相對應的「母親」則改稱為「宮廷」了。漢朝時候的蘇武在塞外牧羊，始終隨身珍藏着「使節」，那是自己身份的確定、故鄉的象徵。而且，在謝老師這段話中，離得遠的孩子，因為鄉情，主謂賓是確定的；離得近的孩子，伴君如伴虎，有忌憚，主謂賓也模糊了，甚至在「慈母」和「嚴父」之間偷換；還難說，這可能不是一個「嚴父」，也許喜怒無常，難以「取悅」，是「昏君」。

謝老師的弟弟也是學設計的，每年有大半年呆在貴州，研究貴州銀飾，開發銀飾產品。難怪她對貴州飾物如此熟悉，我這個貴州人倒繞道台灣來學習貴州文化了。

據說，苗族的祖先是蚩尤，遠古時候大戰，苗族且戰且逃，從黃河流域往南，直流落到貴州。其實他們依然在遷徙，是已經形成為性格的集體無意識在固執地對之進行着傳承？有新聞報道苗族遷往緬甸——繼續往南。按照苗族地理分佈來看，從遠古時代苗族一支又一支地或遷徙或安居，從湖南往南，一路撒播着自己的後裔，最終保存自己為「華夏民族」的一分子。緊挨湖南的貴州，成為了歷史以來許多戰敗或者逃亡逃難者首選的藏身之地，比如有明朝時的遺民村鎮——屯堡，其自成一體，保留着明朝的生活方式。

台北故宮博物院中展示的苗族飾物和服裝，屬於「禮服」。和「禮器」一樣，禮服是在重大節日或者聖典等隆重的場合中使用的，是「禮儀」要求的一部分。古代追求繁文縟節，一次典禮，不僅僅器物莊重嚴整華麗，禮服也如此。儀式是冗長的，禮服和飾物是贅重的，這其間，有多少「累」，可要表達至誠懇切的忠誠、虔誠和聖潔，以及為後代培植「家」「國」神聖感，這些是必要的。遠古時候的國家祈祀、祭奠或者聖典，在苗族的生活中，已經不存在了。但其依然停留在自然崇拜中的宗教，逢春耕秋收，感恩上天的賜予，舉行盛典；或者逢傳統節日，載歌載舞慶賀，都需要穿戴那花飾繁複贅重的飾物和華服。它存在於遠古，它至今也還存在。它從遠古來，從未變過，竟是「活化石」，在此刻與出土文物相遇。

現代人，已經很少感受到儀式或者聖典的威嚴和莊重了，大約可以推此及彼帶來想像的，比如，奧運會獲得金牌時的升國旗唱國歌；或者，大型影視歌類的頒獎典禮，比如奧斯卡電影金像獎。這實際上已經轉變為「娛樂活動」，是現代、後現代的去中心化、遊戲、娛樂心態。

少數民族在自己民族節日慶典的、大型公眾場合中的載歌載舞，是真實的參與，還是真實的歡樂，也有真實的聖潔，不是表演性質的競賽，沒有比較心，所以放鬆且培植完善完整的人格。在近年來的旅遊開發中，不時聽到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的衝突。這裡面，當然有漢族自身的原因，人際交往是互動的，漢族如果帶有過度的優越感、傲慢，不是真誠體驗，只是獵奇，當然會讓少數民族無法敞開，而是立起保護牆，僅僅迎合遊客輕浮地走馬觀花，花錢到此一遊而已。我多次親臨歌舞現場，多半漢族舉止縮手縮腳，他們沒有這樣的歌舞文化，拘謹。他們在文化優越感和拘謹之間流露出的浮泛，還是因基本教養缺乏所致。尤其，一些作文化比較的文章，編撰少數民族「性混亂」的民俗，以訛傳訛，一些遊客在旅遊中，不僅有獵奇心理，還獵艷。性禁忌在任何文化都是存在的，有些國人連基本常識都缺乏，一出門，開始輕浮地放飛心情。中國遊客，並不是走出國門才出「洋相」，在自己的少數民族地區，已經出盡洋相。

這種現象，是戶籍制度的封閉性和城鄉二元化帶來的吧。另外，中國過去貧困，旅遊業不發達，南北東西間交流少，相互之間缺乏深層的了解，也沒有真誠了解異質文化的能力。現在旅遊業發達了，可是遊客之眾，又常常令一個安詳寧靜快樂的村落被噪聲和垃圾淹沒。

少數民族幾千年來對自己文化的固守和堅持，是令人驕傲的。華夏各民族的同源，由此可循跡而見。現在很多漢族人提倡恢復漢服，如同日本的和服，有自己的傳統文化服飾，可是卻無法提出這樣的漢服應該尊崇哪朝哪代。無論是簡單的cosplay遊戲，還是因禪茶文化盛行衍生出來的茶服，都令人覺得滑稽怪異。只有在特定的宗教場合，因恪守着自古以來的禮儀和服飾，有傳承，是自然而然的。然而也因文革時期的「破四舊」和幾十年工農兵文藝美學的灌輸，使得很多嚮往傳統文化的人，在學習中因為淺陋，還因文化氛圍的喪失、根基不再而變得佛裡佛氣、不僧不俗，令人側目。各種慶典中，還是西式禮服更令人接受。

較之西方對自己文化的「批判」，漢族對自己文化的「拋棄」是粗暴的。日本人熱愛櫻花幾百年，至今依然熱愛着；中國的牡丹、蓮花和歲寒三友等，不知何時，已枯萎在歷史角落。

■「銀璨黔彩——貴州少數民族服飾特展」展覽現場。 網上圖片

好話聽成語中刺

翠袖乾坤 連盈慧

報上網上不少保健常識，提醒長者如何護理身體，從頭到腳，五臟六腑，無不關注；而老人家亦多知保重，清晨所見，不少長者都在進行不同運動，太極拳、六通拳、短跑、舞劍，各適其適；在飲食上，也多認識到膾固醇的禍害而迴避三高食物。

可是心理健康方面就較少提及了，長者也不容易自我防範，總不知道健康上了年紀不僅受到體能影響，也容易受到心理轉變影響，有些老人家就變得敏感和小器：甲和乙兩個相交幾十年的長輩，一向情如姊妹，有次兩人同時出席宴會，甲先來一步，乙順着入口方向坐在大圓桌甲的對面，甲知道乙向來聽覺有欠靈敏，多年不見，想跟她多談幾句別後近況，問乙坐得那麼遠，豈不是聽不到她說話，乙即時睜眉怒目，板着臉孔挖苦她。甲有冤無路訴，事後對人說，乙年輕時不是這樣子，人家這樣問她，只會認為人家關心她。

所以朋友再好，隔別久了，環境有變，心情感情有變，溝通都可能出現障礙。年輕時不以為意的小毛病，一旦老來陷於抑鬱，便容易誤會人家的好意；有個伯伯腸胃不適，醫生勸他今後小心飲食，說了一句：「你這個年紀，什麼都吃過了嘛！」我們聽來，不過是醫生一般安慰病人的說話，但老人家也許着緊美食，醫生的話聽不入耳，就為之生氣到不得了。

來自男校的中學畢業生，出來社會工作多年之後，聚會時也多不提當年綽號，不再笑謔那個碩士博士「四眼仔」，名校校長「失魂魚」了，成年後的成熟換取少年時的天真，就是所謂世故。人生大不了天真一二十年，世故則到老學不完。可怕在世故到走火入魔，有些話自己不說，年紀大了，出自人家口中也聽出火。

六十而耳順，這個順字也是健康之道，正面吹進耳膜的話過濾成負面，終日自我困擾，心理如何健康！

年輕人優先？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很有趣的現象，菲律賓人選出了七十一歲的杜特爾特為新總統（本月底就職），美國則出現兩位年近古稀的總統候選人，再看本港打算出戰九月立法會選舉的各方政黨疑似名單中，卻可說是年輕人天下，相當部分才二十出頭。

有關機構還不時會發佈一些什麼「年輕人不喜歡什麼／不滿什麼」之類的「調查結果」，製造「年輕人看不到希望」的假象。一時之間，全社會只有一道聲音：為年輕人埋單——有人要為他們找工作，有人要給他們付學費，有人要給錢他們遊學，有人要為他們建屋子，前年大鬧「佔領」街頭之後，更有人提出學港英時代為他們舉辦舞會結交朋友、紓緩情緒，連各黨派才五六十歲的議員們都被迫「認老」不得不放棄競選連任。

似乎整個社會都虧欠年輕人。我就不明白，哪一個年代的年輕人沒有牢騷？香港一代代人都是辛辛苦苦、胼手胝足走過來，累積經驗和財富，建立人脈和家園，還不斷進修增值，為什麼今天的年輕人一出校門或工作幾年就要獲得優先權？等着政府、商家、學校、全社會去「打救」呢？

幸好，還有清醒的人。朋友給我傳來一份稍舊的報道：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回應議員關於「年輕人買不起樓」時說，政府清楚年輕人對住屋的需求，以及社會對樓價、租金高企的情緒和怨氣，但不能隨便採取「年輕人優先」政策，需求是跨階層。他認為唯有建立一個有效流動的房屋階梯，增加整體供應，才能切實回應年輕人的長遠住屋需要。

任何年代，年輕人買不起樓是正常的，他們來日方長，有時間和精力，由父母養了二十多年，初步社會，還沒有回饋父母、貢獻社會，就伸手索取和追求享受，絕對不是社會應有的價值觀，更不是有些人背得滾瓜爛熟的「普世價值」。

我對那些動輒把年輕人抬出來的人及其言論甚反感。年輕人真正的特性和價值是勇於往外地闖，多增長見識。即使年輕人要上位，應憑自己的實力和業績，以創新的頭腦打敗對手。民主選舉的另一層意義是：人人有機會，卻是平等競爭。如果搞「年輕人優先」，豈不是鼓吹年齡歧視？說白了，投資年輕人是生意，關照老年人才是道義。

「八戒」眞要來？

方寸不亂 方芳

器官捐贈為病者延續生命，遺愛在人間。有病人能及時等到屍體器官捐贈，有病人就未必等得到，這就要看受者的福分和彩數了。

無疑，能有多些人支持器官捐贈，是社會之福。

要解決目前人體器官移植手術中所面臨的器官來源短缺問題，科學培植人體器官是一項出路，此舉解決人類生命延續，但又衍生道德爭議。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研究團隊，早前獲准展開「人豬胚胎」實驗。科學家首先將豬隻胚胎內負責製造胰臟的基因移除，然後將人類幹細胞注入胚胎，再將胚胎植入豬隻體內孕育，期望培育出供人體移植的胰臟，研究項目負責人強調，注入人類幹細胞的胚胎，豬隻出生後外觀、行為與普通豬隻無異，只是體內器官生長成為人類器官，可作移植用途。

研究若成功，日後在豬隻身上豈不可以培植心、肝、脾、肺、腎？這類人豬基因混合的實驗，聽落確實有點不倫不類，人類若接受了這類培植器官，既是人，也是「豬」，《西遊記》裡豬頭人身的角色豬八戒，豈不有朝一日來到眼前？

雖然美國當局批准展開實驗，反對者擔心，胚胎內人類幹細胞發展成腦細胞，令豬隻更接近人類，人豬細胞結合實驗，是冒犯人類尊嚴；研究團隊強調，胚胎發展出腦細胞機會率很低。

生物鏈中的弱肉強食，人類為了自身利益，把豬的細胞扭曲為己類所用，道德這一關又怎麼過？

我倒希望這研究不要太早到來，我們的人類世界，如果有朝一日真的出現「人頭豬腦」，這將會是一個什麼局面？人類是否有足夠的心理準備，有足夠的駕馭能力，迎接這「半人半獸」的時代來臨？

但，科學這一關停不了腳步，幻想化為現實，說來就來，誰說得準？